



远在 著

请君 赐轿

QING JUN
CI JIAO

世间总有种种奇妙难以解释，
比如广记轿行、
广记轿行的轿子，
和广记轿行的杜望。

一时冲动
世世不祥
他用千年孤寂，换她重生一世，
却没有勇气去她身边……

《桃之天天》6期连载 精心烹制幻想言情大戏

铁血真男人夜祺推荐：

这是唯一一个让我
频频落泪的故事

这年头，没钱也任性！

傲娇的男老板

他流落人间，不老不死，经营一间轿行，
价格贵得吓人，却不是每单生意都接

执拗的小妖精

她悔了婚，逃了家，不管他去哪座城市，
都拎着行李偷偷地跟着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远在 著

请君 赐轿

QING JUN
CI JIAO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请君赐轿 / 远在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500-1488-6

I. ①请… II. ①远…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3194 号

QING JUN CI JIAO

请君赐轿

远在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杨 旭 胡志敏
文字编辑	刘思月
封面设计	罗 萍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83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1488-6
定 价	25.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5-3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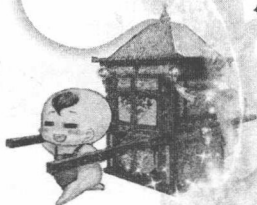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网 址 <http://www.bhzwj.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请君 赐轿

目录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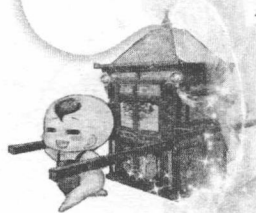
- 001 序
- 第一章 紫绸祥云轿 002
- 019 第二章 鸾凤双喜轿
- 第三章 回梦肩舆 038
- 056 第四章 沉木冥棺轿
- 第五章 坤巽离兑轿 075
- 093 第六章 倾雪流玉轿
- 第七章 丹心澄明轿 112
- 130 第八章 百川归寂轿（上）



请君 赐轿

目录

contents



- 148 第九章 百川归寂轿（下）
第十章 三更入魇轿 164
183 第十一章 神行千里轿
第十二章 离魂溯追 201
220 第十三章 浮光匿影轿
第十四章 巫山不负巫山云 239
259 第十五章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第十六章 尾声 275



序

关于《请君赐轿》一些想说的话

——远在

去年，在一个我照常码字的夏夜，我脑子里突然涌现出了这样一幅画面。在水墨染旧的江南白墙乌瓦间，一条泛白的帆招，一个握着书卷倚门而望的男人，那是我关于清平三十二号广记轿行，关于广记轿行的杜老板最初的印象。而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意象，在我的心里突然烧灼起来，像是能引发无穷无尽的人和事。

广记轿行的第一篇故事《紫绸祥云轿》很快诞生，讲的是个老夫少妻的故事，“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这个梗在言情小说里其实不算新鲜，但在广记轿行中，一切故事都有了奇妙的转圜。后来，这个我本来没有十足把握能将它写成系列的故事居然也一篇篇刊登了出来，有了杜望的宿命谢小卷，有了更多的轿子、更多的转圜、更多的恩爱情仇。

那个时候我难得有一次大假，于是背着行囊在整个江南兜了一大圈，中途还勾搭了同样空虚寂寞的我的编辑月儿去玩耍。忘了是一起在旅店敷面膜，还是一起蹲在路边啃鸡爪的时候，我忽然抬头：“月儿，你说《广记》能出本书吗？”

她当时认真地吐出了鸡骨头，摆出一副高深莫测、向天再借五百年的姿态。然而等月儿回了长沙，我也回了北京的时候，《广记》的合同很快寄了过来。

一切板上钉钉，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却突然发现，一本书和若干篇杂志短篇还不一样，你需要负更大的责任，花更多的心血。这些故事，一旦绑在了一起，被装帧、被翻阅，就瞬间活了起来，彼此交互，彼此依赖。而在我的心里，必须有这么一个时代，装下这些城市，装下这些人。而杜望的神秘身份，又将时空瞬间拉扯到两千年以前，前面所有埋下的伏笔，都要一一捡起，彼此顺联。然而当杜望和谢小卷每进一步，我仍然要致力于要新的单元里挖掘新的故事，挖掘新的有血有肉的人物。

我不止一次有些懊悔，给自己挖了一个如此复杂的坑。始终遗憾的是，由于故事主线发展的篇幅所限，有些已经在我脑子里活起来的人物上没有获得出场的机会。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让他们在新的舞台粉墨登场，把他们的故事轻轻讲给你们听。

《请君赐轿》的故事终于是讲完了，作为我的第一本书，对于我有着特殊的意义。我勤奋的编辑月儿、众多热爱码字的小伙伴们、那些贴吧与微博上的温暖留言，以及如今买下这本书的你们，我表示深深感谢。



第一章

紫绸祥云轿

一、

又是一年辞旧迎新时，爆竹声炸得整个清平热闹得像是换了个人间。东街 32 号悄然挑出一张青色的帆招，上面绣着前后两个胖滚滚的扛着轿子的圆娃娃，虎头虎脑甚是可爱，另有一块原木小匾，上面四四方方地写着“广记轿行”四个字。

轿行老板叫作杜望，出乎意料的是个颇为新派的年轻人，头发剪得干净利落，穿着一身烟灰锦的茧绸长袍，温文尔雅，只一笑露出一侧一颗虎牙，另一侧一个干净的酒窝。戴着单枚的银链玳瑁眼镜，另外一只桃花眼微微一抬便惹得走过路过的女学生们小脸发红，莲步不稳，你推我我推你嬉笑着跑开了。

年三十天气特别好，暖阳晴雪。杜望拎着一把椅子坐在门口，抱着本香谱看得津津有味。有街坊的孩子们结成团儿，挨个儿进临街店铺讨些瓜子糖果，说些吉祥话。到了广记轿行门口，大概是没见过这样年轻俊俏的老板，都有些害羞。杜望很好说话，去柜台里给每人满满抓了一兜新炒的花生，又一人给了一枚小铜板，孩子们兴高采烈地走了。杜望坐在椅子上看书，觉得自己的衣襟被人扯了扯，一脸宠溺地低头看向自己身侧的虚空处：“你们也想跟那些孩子一起玩？可人家看不见你们，怎么跟你们一起玩？”

“伙计，我要用个轿子。明天上午叫到河西胡同张家。”说话

的是个四十岁出头的中年人，像是来自识文断字的人家。

杜望抬起头，迎着阳光微微眯了眼睛：“我这儿的轿子，只请不租。请出去的轿子就是您自个儿家的，因此费用也比别家的轿行贵些。您如果想要租轿子，往西边走那头也有家轿行，是十来年的老店了。”杜望一笑，“还有，我是这儿的老板，不是伙计。”

中年人有些不忿：“你这是轿子还是神仙。城西的轿行我知道，年头太久，轿子都破烂流丢的。明儿是我们家老爷子七十岁大寿，要体体面面地去庙里上炷香。你只管开价。”

杜望回柜台里拿了一个梨花木的托盘出来，上面整整齐齐地扣了二三十个三分来大的小木盘，上面雕着古色古香的篆体，绘着各式各样的轿子。杜望似笑非笑：“既然如此，您就挑一个。”

中年人瞅得新鲜，翻出来一个紫绸轿子的牌子，杜望微笑：“紫气东来，明天早上河西胡同张家，我记下了。”

中年人离开，杜望捏着银圆笑着对身边虚空处说：“看见了吧，有生意上门，你们两个别整天惦记着偷懒。”

二、

次日，河西胡同张家。

张家老爷子张秉梅今年七十整寿，人活七十古来稀，老爷子却精神矍铄，头发虽然全白，一双眼睛却粲然有神。听闻张秉梅是当年的举人，虽然因为性子耿直在官场上没有作为，但一笔梅花画得极好，在当年的官市上都是卖得上价儿的。

杜望靠着已经停在门口的紫绸轿子看着张秉梅被儿子送出门，一边嚼着花生一边自言自语：“这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可比他儿子俊俏多了。”

杜望正要扯出个笑脸上去迎一迎，张秉梅的儿子张怀仁脸上突



然动了怒：“你怎么还有脸来？”

杜望一粒花生米险些噎在喉咙里，连忙咽下去用手无辜地指了指自己，随后发现张怀仁看的不是自己，转身一望，只看见一个女人站在自己身后。

那是个柔美如诗的女人，仿佛从江南最好的烟雨水墨中走出来。她的年纪其实不算小，三十岁上下，穿一身月白旗袍，越发衬得两弯月眉绰约生姿。旗袍上绣着的是折枝梅花，杜望看着那梅花，把花生递进嘴巴里嘎嘣一声咬开，又脆又响。

女人的脸微微白了一下：“今天是大年初一，我应该来看看老师。”她的眼光从张怀仁身上跳过去，望向张秉梅，“老师，我给你带了新做的打糕。”

张怀仁上前两步，劈手抢过打糕就要扔掉，被张秉梅摆了摆手拦住。张秉梅看着那女人，目光慈爱：“年前你在信上说你到女中里谋了一份教职，干得怎么样？可还辛苦？”

女人眼眶含泪：“还是当年老师教我的底子，我再原封不动地教给那些姑娘。现在的小丫头们手指可灵泛多了，不像我当年笨得厉害。老师有空真应该来女中看看，看看那些孩子、那些画儿……”

张秉梅点点头：“那就好，教书辛苦。你从小一到天冷就有咳疾，记得用一例川贝枇杷泡着放在讲台上，时不时喝上一口。”

张怀仁急了，扯住张秉梅的胳膊把他从回忆里拉出来，叫了声“爹——”

空气中有片刻的沉寂，张秉梅终于再开口：“东西我收下了，谢谢你。月生啊，我很好，你不用再探望我这个老头子了。”

那个叫作月生的女人随着最后这句话眼泪一下子落下来打在脸颊上，她强自忍住，躬身轻轻称了一声“是”，便转身离开。

父子俩望着她离去的背影，张怀仁还是忍不住呸了一口，低骂

了一句：“不要脸。”

张秉梅嘴唇有些哆嗦：“是我不好，她也算是你半个妹妹。”

张怀仁果断说道：“我哪里有这么不要脸的妹妹，爹你也真是……”话要出口，张怀仁抬头看见杜望，连忙把话咽了下去，回头对张秉梅说，“爹，您看轿子都来了。您一个人行吗？”

张秉梅笑着挥挥手：“就是去庙里上个香，你赶快忙你的去吧。”

张怀仁答应了一声，冲杜望点了点头，便匆匆忙忙地离去了。

张秉梅撑着一根修竹拐杖稳步走向杜望：“小兄弟，怎么就你一个人，轿夫呢？”

杜望笑咪咪地道：“轿夫去旁边的粉店里填肚子了，一会儿就过来，外头风大，老爷子要不先去轿子里等着。”说着，杜望从袖子里掏出一把花生递给张秉梅，“老爷子吃点吗？”

三、

那顶轿子着实漂亮，通体暗光流转的紫色绸帘，绣满了姿态俊逸的祥云，绸帘旁边还滚着深灰色的风毛，相当的富贵大气。张秉梅卷起轿窗的缎帘跟杜望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杜望一边聊一边听张秉梅在轿子里面嗑着花生，不由得笑起来：“老爷子牙口真好。”

张秉梅也笑：“我原来不爱吃的，当年被月生缠着要剥给她吃这些吃食，慢慢地也就爱上了。”

杜望故意问：“月生是谁？”

张秉梅沉默了片刻：“是我的徒弟，她五岁学画，是我给她启的蒙，已经有二十几年啦。”

杜望却偏过话题：“老爷子坐稳了，咱们要起轿了。”

张秉梅坐在轿子里，只觉得轿子被轻飘飘地抬起，走得又快又



稳。他好奇地想往外面看，却发现刚才打开的轿帘已经落下，怎么也打不开了。杜望带着笑的声音在旁边响起：“轿帘我帮您捂着呢，您当心走风着凉了。”

张秉梅有些奇怪：“你怎么还跟着？”

杜望漫不经心地说：“这是我们轿行的规矩，出轿掌柜得跟着，提防轿夫偷懒。”

随着杜望的话音落下，张秉梅听见了几声孩子的笑声，他以为是路上的孩子也没有留意。轿子走了约莫一炷香的时间就落下了，杜望的声音很欢快：“老爷子，已经到了，下轿吧。”

张秉梅迈腿走出来，好奇道：“轿夫呢？”

杜望随手一指：“喏，不是在这儿吗？”

张秉梅这时候才发现在杜望身边，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两个胖乎乎的小娃娃，约莫五六岁的样子，可爱得像是从年画里走出来的一样。张秉梅愣了愣，突然笑出声来：“年轻人就是喜欢开玩笑，轿夫该不会刚才没吃饱，刚停了轿子就跑哪儿去喝羊汤吃大饼了吧。”

杜望笑而不答，反问道：“你去庙里求什么？”

张秉梅有些奇怪杜望为什么突然不用敬称，但他虽然文人出身却没有酸腐之气，豁达得很：“求家宅安宁，小儿怀仁事业顺利，一生平安……”他望着杜望真诚的眼睛，突然将心底隐秘的愿望也脱口而出，“月生能够觅得良伴，此生幸福安乐。”这话一出，张秉梅突然觉得眼眶发酸，几乎要流出眼泪了。他有些不好意思，连忙用衣袖遮住眼睛，嘱咐杜望，“你们在这里等我烧完香出来。”说完就匆匆转身离去了。

四、

难怪人们都说新年新气象，张秉梅觉得自己今天格外地神清气爽。虽然说自己往常身体也不错，却从来没有这样松快过，连那十几级的台阶也轻飘飘地就上来了，手里的修竹拐杖都显得累赘起来。

张秉梅从大师手里取了几炷香，到手有些奇怪。平时他来寺里上香，和尚们看他年纪大心也诚，给他的香也是格外加持过的。但这回拿到手里的香却是寻常的佛香，他正呆愣着，面前的大师冲他微笑了一下，示意他可以到佛前参拜了。

张秉梅将手杖靠在一边的柱子上，静心持着香三拜后将香端正地插在香池里，转身在蒲团上跪下，诚心念诵祈福，待到所有能想到要祈福的都祈福到，连家里养着的一猫一狗以及一只正在下蛋的芦花鸡都祈福过后，月生的名字终于不可抑制地涌上嘴边。

张秉梅今年已经七十岁了，前二十年一直醉心诗书，二十八岁中举，仕途不顺，妻子早逝，感情也是薄淡，只留下一个儿子怀仁，没有什么太大的作为却也算让人省心。他这辈子没爱过什么人，除了月生。

月生是他朋友的女儿，受朋友的委托，他为月生启蒙并传授画艺。那个时候月生不过五岁，小小的人儿坐在案边听不进书，头便耷拉在几案上睡过去。他自己讲书讲得入迷，猛地抬头发现月生已经跟周公杀得正酣，一条晶亮的涎水从粉嘟嘟的嘴角直直垂在书本上，湿成圆圆的一个点。张秉梅又好气又好笑，觉得这样纵容太对不起友人的重托，书卷便不轻不重地敲在月生的丫髻上。月生猛地惊醒，痛倒不怎么痛，只是十足的委屈，哇的一声就大哭起来。张秉梅从来没有带过孩子，更没有带过女孩，只能忙不迭地哄：“是先生错了，是先生错了。”那一年，张秉梅四十岁。



月生虽然不喜欢读书，但在画画上很有天分。张秉梅自己也是十分喜欢画画的人，于是倾囊传授。十七八岁的时候，月生的一笔傲骨梅花便画得很得张秉梅的韵味。张秉梅为了奖赏自己的爱徒，便在一边剥花生瓜子给她吃。月生一边飞快地拈在嘴里，一边催促：“老师快点，老师剥快点。”张秉梅那个时候已经辞官不做，整日在家画画斗鸟，闲来教月生几笔丹青。他那年五十岁出头，但因为身体很好，人又清瘦，看上去不过是四十岁的年纪，正是男人将一生所阅所看都敛在身上熠熠生辉的时候。月生也是花一样的年纪，不久便被父亲安排婚事。月生很不高兴，大闹着不要成亲要去读女大。月生劝服不了父亲，只能去求张秉梅。她心志坚定，甚至还将自己长长的麻花辫剪成了新式女性的短发，被人指指点点。张秉梅其实也心疼那一头长发，但在月生面前只说好看，还拗不过月生去劝友人放月生去读书。友人却对张秉梅冷冰冰的：“女孩子大了就要收心，不赶快嫁人，难免会做出败坏门风的事情，张兄说是不是？”

张秉梅被友人的目光刺得周身一凛，大家都是聪明人，话里话外的意思点出三分就足够。不需要友人多说，他就自己提出再也不见月生。

月生再去见张秉梅的时候便被张秉梅谎称生病闭门不见，她提着张秉梅爱吃的打糕站在窗前，声音裹着委屈，软软糯糯的：“老师，你见我一面啊。”

张秉梅的心突然揪成一团，只能将整个人都裹进被子里。他忽然发现，友人的警醒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张秉梅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居然不知不觉喜欢了自己的学生。

五、

月生见不到张秉梅，也不愿意被父亲抓回去成亲，于是要连夜逃出清平报考女大。她父亲驱马追赶，却在荒郊野外失足跌落马背，被人发现的时候已经断了气。月生的母亲早逝，世上只有这么一个亲人。她听闻消息回家奔丧，在父亲灵前痛哭着将女大的录取通知书撕得粉碎，一个头深深地叩下去，发誓此生绝对不离开清平。

月生的父亲死后，族人表面上道貌岸然地站出来指责月生害死了父亲，背地里却将月生的家产瓜分殆尽。张秉梅怜惜月生孤苦，把她接到了家中居住。张秉梅一直想要为月生找一门好亲事，但月生有了那样的名声，一般好人家都不愿意来提亲。即便有喜欢月生美貌和才华愿意不计前嫌的，月生也反对得很激烈。

月生很快到了二十岁，女人一过桃李年华，再不谈婚论嫁几乎就是要做一辈子的老姑娘了。张秉梅终于忍不住对月生发了脾气，月生倔强地抬起下巴，眼泪一个劲地在眼眶里打转就是不落下来，迫不过终于说出了口，自己不想嫁人，只想照顾老师一辈子。

那一年张秉梅五十五岁，其实这样岁数的乡绅纳一个二十岁的小妾，在邻里并不算是奇闻。但是张秉梅不愿意，他已经老了，很快就是一抔黄土掩过去，但是月生还年轻，他不能拖累她。张秉梅终于抖着嗓子装作糊涂地开口：“你想要照顾我也好，怀仁已经到了娶妻的时候，虽然没有大的作为，但是人品很好，更何况有我在不会亏待你的，不如你做我儿媳妇吧。”

怀仁那个时候正走到门口，本来想要敲门给父亲请安，突然僵住了手，心怦怦跳了起来。他虽然称不上有多喜欢月生，但是父亲冷不说要把一个漂亮姑娘给自己做媳妇，还是有几分开心的。

月生的眼泪却终于落下来，声音里藏着无尽的凄婉：“老师，你不会不知道。我是爱着您的啊。”



张秉梅手里捧着的茶杯突然落在地上，发出清脆刺耳的破碎声，怀仁僵着手慢慢捏成拳，挥袖而去。

次日清晨，张怀仁命人把月生的所有东西打包好扔出了屋子。月生穿着一袭简单的竹布旗袍，剪短的头发已经留长了，松松地绾在脑后，只一双雾蒙蒙的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张秉梅。

张秉梅站在张怀仁身旁面无表情，只淡淡开口：“我在朋友家里已经为你谋了一份西席的位置，你去教他们家女儿读书吧。”

赶月生走不是他的主意，但他了解儿子的脾气，也明白这其实对月生而言是最好的出路，他只能不动声色地为月生解决了衣食住行的大问题。但任谁看来，都会觉得他生气并且不屑。

六、

张秉梅六十五岁那年生了一场大病，几乎真的要把他送去西天，怀仁甚至已经含着泪为他备好了寿材。月生闻讯赶来，扑在张秉梅床头痛哭，任怀仁如何辱骂都不离开。而当时昏迷了三天三夜的张秉梅居然在月生的哭喊声中睁开了眼，只哑着嗓子哆嗦着说了一句：“月生来了？”

月生闻言攥着张秉梅枯瘦的手，只一声声地哭着说道：“是我来了，老师，是月生来了。”

那一幕让张怀仁哑口无言，他在床头侍奉多日，都抵不过一个小小女子的柔肠和眼泪。他突然意识到，父亲对月生绝非简单的师徒之情。

月生尽心尽力地照顾了张秉梅三个月，直到张秉梅康复后才销声匿迹地离开。只在逢年过节，托人送上一篮子打糕，自己并不出面。自从那夜戳破了不该戳破的窗户纸，她觉得自己无颜出现在张

秉梅面前。张秉梅知道，月生是因为今年是自己的古稀之年，才亲自送上了打糕，却也没想到会撞见自己出门，还说上了话。

“请菩萨保佑月生，早日得觅良配，生儿育女，不要一生这样孤苦。”张秉梅从回忆中拔出来，念完祈福，深深地叩了三个头。刚要起身，只觉得脚面上一软，下意识就弯腰捡起了鞋子上一方秋香色帕子。

自己的帕子似乎不是这个颜色。

有面色绯红的娇俏女孩儿凑上来，声音软软的：“多谢公子。”说着伸出自己柔软白嫩的手掌。

“啊？”张秉梅有些摸不着头脑，女孩更加害羞，指着那方帕子：“公子，那是我的帕子。”

张秉梅下意识地将帕子递给女孩，女孩红着脸看了他一眼，还想要说话就被身旁的闺中好友拉走了。张秉梅隐隐听见那闺中好友对女孩低声说：“你胆儿真大。枉你看上了，可惜是个呆头鹅，白长得那么俊俏。”

公子，呆头鹅？

张秉梅愣了一会儿想起去拿靠在一边柱子上的手杖，但猛地抬头正好看见光滑的鎏金柱子上映出自己的倒影。

眉宇轩昂，身姿挺拔，分明是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

七、

张秉梅仓皇地跑下石阶，连手杖都顾不得拾。两条腿松快有力，眼前的景致如水洗过一样的清凉，鸟鸣花香，都较之以往更清晰地被感知。张秉梅站在庙宇脚下，抬起的手腕上的皮肤是光洁的，露出充满生命力的青色血管。轩昂气宇，让来往姑娘都投来爱慕的眼



光。

杜望站在他面前，笑吟吟的，两个胖娃娃一边一个抱着他的裤管也是笑吟吟的。

张秉梅哆嗦着嘴唇，想要说些什么，问些什么。

杜望伸出一根手指，放在唇边轻轻地噓了一声，桃花眼眯成一条缝，轻轻说道：“广记轿行，欢迎惠顾。”

杜望、轿子、胖娃娃在人山人海的庙宇前瞬间都消失了，却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惊奇，似乎从头到尾能看见他们的只有他自己。张秉梅呆站在原地，忽然觉得心脏怦怦地跳动起来。

他要去找一个人！

女中的放课铃刚响，欢快的女学生们就熙熙攘攘地挤出了教室。

月生默默地将教具收拾好，离开的时候却不小心带翻了桌子上的颜料盘，好好的月白袍子上顿时染上了五颜六色的色彩。月生有些狼狈，正低头擦拭时，教室的门被砰地一声推开撞在了墙上。

月生被吓到，抬头看见面前的青年男子。他粗重地喘息着，额头上大汗淋漓，手还扶在门把手上。看上去倒不像坏人，反而像是识文断字的。

月生便小心翼翼地问：“请问您是？”

没有回应，月生恍然大悟：“你是来找这里的学生吗，她们刚刚放学，你去追还追得上。”

依旧不说话，男人只是盯着她，嘴唇哆嗦着。月生有些尴尬，顾不上身上沾着的颜料，抱着教具匆匆忙忙地擦过男人身边要离开，却在擦肩而过的瞬间听见男人颤抖的声音：“我找你，就找你。”

手腕也被捏住了。

教具落了一地，月生挣扎着想要惊呼，却正对上男人的眼睛，